

一 新闻专访的发展流程

1 新闻专访的起源

新闻专访理论见诸倪端的是中国第一部新闻理论专著,即徐宝璜在 1919 年出版的《新闻学》中,他在第二章《新闻纸之职务》的创造舆论方法之二中写道:“二为访问专家或要人,而发表其谈话。多数国民,对于当面之问题,往往因其事属专门,或内容复杂,而无一定之主张。新闻纸应于此时访问专家或要人,征求其意见而公布之,以备国民之参考,正当舆论常可因此而发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1 月《新闻学》第 7 页)。徐宝璜在接下的关于输灌知识的内容中对登载有关专门访问栏目时又明确写道:“为尽此职务起见,欧美大报,每日采集世界各处之正当新闻而登载之,如是阅者不出屋而可知天下大事。又对教育、商业、科学、美术,特立专栏,请有专门知识之人编辑之。亦有于星期日,增加篇幅,登载专篇,或论政治,或讲学术,或记最新之发明,或叙游历之见闻者。如是阅者破少许之工夫,即可得很多有用之知识。”(出处同上)。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徐先生从‘欧美大报’中获得启示,或者是为当时国内此种报道方式方法进行佐证。有一点我们可以毫无虚假地说,被今日称为“专访”的新闻体裁,当时或在更早一些时候,在国内各报中,已被访员(记者)运用。可是,这种运用的新闻实践,当时由于受时代和新闻理论研究水平的局限,没有在理论上明确地加以界定。

1920 年前后的我国报刊虽然没有明确表明新闻专访的新

闻文体,但由于那一时期革命形势的需要,出现了瞿秋白、邵飘萍、李大钊等人采写的专访性的新闻作品,尤其是瞿秋白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在访问苏俄间写下的介绍苏俄十月革命的专访,从形式到内容都有较为明显的专访特征。

时至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报纸陆续发表了专访特点更为明显的新闻作品,如范长江的《塞上行》、《中国的北角》、彭子冈的《冰心女士访问记》、杨令德的《傅作义将军会见记》、子冈的《张自忠将军会见记》、林语堂的《日本俘虏访问记》、李普的《访“文摊”文学家赵树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出现了一些专访的代表作品,如穆欣的《访贺龙将军》、穆之的《刘伯承将军纵谈战局——刘伯承将军访问记》、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徐中尼的《访上海资本家荣毅仁》、邓拓的《访“葡萄常”》、浦熙修的《访凯洛夫院士》等。粉碎“四人帮”以后,专访的特征更加凸现出来,其代表作品如林里的《深圳姑娘的情怀》、田流的《“养猪壮元”》、李尚志、黄景钧的《建造中国的“通天塔”——访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柏生的《写在绢帕上的诗——访邓拓夫人丁一岚》、纪希晨的《老师的期待——“八一”前夕访徐向前同志》、王捷南的《燃烧着的回忆——访刘松林和邵华同志》、赵征的《苦竹残舍又逢春——访吴晗故居》、郭玲春的《一颗燃烧的心——访作家巴金》、邹爱国的《我们万众一心,前进!——夏衍谈〈义勇军进行曲〉》、罗祥兴的《访厕所》等。

西方新闻界早已将专访做为一种新闻体裁,我国虽然此种文体出现较早,但从理论上界定还是近几年的事,尤其是做为一种单独的、游离通讯之外又区别于一般的访问记的新闻体裁。

2 新闻专访的现状

进入 21 世纪前后,中国新闻媒体出现了激烈的竞争,无论

是报纸期刊,还是广播电视,相继出现了冠以各种内容的专访栏目或节目时段,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东方之子》、《面对面》等栏目将新闻专访这种新闻文体直接地形象地推向广大新闻受众。

在一些新闻理论研究的报刊上,登载了一些探讨新闻专访的理论研究文章,如 1982 年柏生写的《谈‘专访’》等在一些新闻理论教科书中,也有专章研究新闻专访的内容的,如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6 月出版的程天敏的《新闻写作学》中,用一节专门研究了专访(作者将访问记称为专访)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2 月出版的邝云妙的《高级新闻写作》下册中,在第九章专章研究新闻专访内容等等,甚至还有新闻专访的研究专著出版,如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3 月出版的朱正元、周爱忠、罗时嘉的《新闻专访》,无论从新闻专访的采访与写作实践上看,还是从新闻媒体传播效果来说,或者从新闻理论研究的角度论,新闻专访做为一种独立的新闻文体,是有充分理由的。从新闻专访的发展历程看,也足以说明新闻专访有着独立存在与发展的必要。

二 新闻专访的界定

关于新闻专访的定义,国内诸家说法不一,我们集纳一些,以备考,也做参照,亦当鉴赏。

专访是记者对新闻人物、新闻事件进行专题性访问和报道的新闻样式(曹璐、吴曼《新闻专稿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版)。

专访是记者事先选定采访对象,对特定的人物、问题、事件和风物进行专题性现场访问之后所写的报道(邝云妙《高级新闻写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2 月版)。

新闻专访是专门记述访问某一具有特定新闻价值的人物、事件、问题和概貌并为某家新闻单位所采用的新闻体裁(朱正元、周爱忠、罗时嘉《新闻专访》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3 月版)。

专访,是一种新闻性、探讨性、知识性、文学性、趣味性熔于一炉的一种可读性较强的新闻体裁(张惠仁《新闻写作学》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6 月版)。

专访是就特定的采访对象进行专门访问的纪实性报道(康文久《实用新闻写作》新华出版社 1996 年 9 月版)。

专访是记者针对特定的人物、事件或问题,事先选定采访对象,经现场采访之后,根据谈话记录整理而成的一种新闻报道体式(孙春旻《传媒写作》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8 月版)。

专访是对特定的采访对象进行专题性访问的纪实报道(黄晓钟《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4 月版)。

专访是对新闻人物或单位、部门进行专题访问的报道(余家

宏、宁树藩、徐培汀、谭启泰《新闻学简明词典》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专访是对新闻人物、新闻事件或针对某一思想主题进行专题访问的一种纪实性报道(冯健总主编、唐小可撰写辞条《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新华出版社 1996 年 3 月版)。

对于新闻专访的定义,我们只是略举一些界说,与其他新闻体裁的定义一样,都在探讨之中,没有划一规定的标准和界定,我们只不过是尽量临近规范和标准。

我们的定义是:新闻专访是记者针对某一问题对特定采访对象进行专题性访问和报道的新闻体裁。

这里强调的是针对性、特定性、专题性,而与之相关相连的是问题、对象、访问,这就将界定的外延与内涵相对严谨与准确一些了。

三 新闻专访的分类

1 题材内容分类法

按写作的题材和内容给专访分类,应有这样几种:一是人物专访,二是事件专访,三是问题专访,四是风貌专访,五是知识性专访。

人物专访:人物专访是专门写人的一种专访。其内容是写人的事迹,反映人的精神面貌。有的人物专访是通过写人反映问题,是一种揭露性的人物专访。有的人物专访主人公或当事人不出面,有关人士进行介绍和叙述。有的人物专访不是专门写一个人,而是写一群人,是群像不是个体人。

人物专访要区别于一般的人物通讯,人物通讯所反映的思想意义或者主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物专访则要有特殊的意义,贵在“专”与“特”,而不是共性的普遍的意义。如邓拓的人物专访《访“葡萄常”》、李尚志和黄景钧写的《建造中国的“通天塔”——访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文代会上访赵丹一家》等篇,都是典型的人物专访(见本书新闻专访作品鉴赏部分)。

事件专访:是对特殊事件的专门访问。对于事件的访问,其实是对人的访问,但作为事件专访,绝不是也不能写成人物专访。在事件专访中是以事带人,在人物专访中是以人带事,这是本质的区别。事件专访中,写人是为事件服务的,处于被动地位,而事件自始至终则处于主导地位。人物专访《建造中国的“通天塔”——访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是写人物的,所有的情节、

细节、场景或者全部事件都是为写华罗庚这个人物服务的,为描写华罗庚崇高的内心世界服务的。出自同作者之手的《何当重携手 共图兴中华——访当年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许德珩老人》却是属事件通讯,同样是访人,但这篇访人的专访却是以写事件为主,通过人讲述当年的黄埔军校成立后的一些历史事件。这就是人物专访与事件专访在内容上的区别。

问题专访 就某个特别意义的问题,请有关人士进行阐述或解答。其人士要有权威性或特殊性,否则不仅谈不出问题,也不能令人置信。虽然问题专访要由人来回答,但不同于人物专访,因为人物所回答的“问题”占主要位置和重要角度。人物专访突出的是人,而问题专访突出的是问题,人物在问题专访中处于从属地位,主导专访的是问题。如人物专访《访列宁》和问题专访《毛泽东论纸老虎》两篇专访,都是访问伟人与领袖,但前者是写列宁个人,属人物专访,后者则是毛泽东谈论的帝国主义问题,属于问题专访。

风貌专访 也称概貌专访。对有特殊意义的单位、地区进行风情概貌的专访。

风貌专访不同于概貌通讯,也不同于一般游记。风貌专访贵在“访”,虽然概貌通讯与游记都写“貌”,但风貌专访是“访”出来的,概貌通讯是“记”“写”出来的,游记是“游”“走”出来的。风貌专访在专访中访是手段,也是达到“访”的目的和突出主题的主要途径,“貌”只是外在形式。如郭沫若的《访沈园》就是通过“访”写出了沈园的概貌 赵征的《苦竹残舍又逢春——访吴晗故居》,也是专门访问吴晗故居而写出了“貌”。当然,风貌专访和概貌通讯一样,不仅要写貌,还要通过貌写出深刻的主题,风貌专访更要写出其内涵与实质。

知识性专访:也称学术性专访。是就某一有特殊意义的知识专门访问权威人士并做出阐述或解答。

知识性专访是通过‘访’的形式,达到介绍知识的目的,因此,要注重学术性。所访的人要具有权威性或在某一领域要有领先或特殊意义、地位。

知识性专访不同于新闻资料。因为新闻资料不是‘专’也不是‘访’,只是一种具有新闻电头的资料。如知识性专访《赴美归来话‘超导’》、《北京天文台科学工作者谈‘飞碟’问题》。赴美归来只是‘访’的由头,访固体物理学家、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教授,由他谈出‘超导’的知识,权威性和学术性都具备了,使读者信服。‘飞碟’问题,由北京天文台科学工作者谈也具备了权威性,‘飞碟’的知识性也在‘谈’中表现出来了。

2 写作形式分类法

对话体专访:对话体专访就是访者与被访者用对话的形式交待具体内容的专访。一问一答,脉络清楚,形式简洁。一般多用于一些较为严肃的问题。当然,也有一般性问题用此形式的。2000年9月22日的中国妇女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加拿大前总理金·坎贝尔,其形式就是对话体。题目是:《加拿大前总理谈她的三次婚姻——本报独家专访金·坎贝尔》:

9月13日夜里,记者在武汉与现任国际妇女论坛副主席、世界妇女领导人理事会主席的坎贝尔女士不期而遇,原本约定的半个小时采访持续了近两个小时,面对记者提出的有关她的婚姻、家庭和事业等问题,坎贝尔侃侃而谈。

记者:很抱歉占用了您的休息时间,我们的采访将围绕事业、婚姻与家庭等主题进行,当中可能会冒昧地涉及您的一些私人问题,不知您是否介意?

坎贝尔 没有关系,我愿意回答你们的所有问题。

记者 在许多中国人的观念中,女性鲜明地分为事业型和家庭型。人们往往认为:一个女人要想同时兼顾家庭和事业是很困难的,比如说,一名女性要投身她的事业,往往意味着放弃或者忽视她的家庭,请问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坎贝尔 我们国家和你们国家一样,每天只有 24 个小时,所以想在事业和家庭中取得平衡,也都面临着时间的压力。在加拿大和美国,许多妇女都身兼两职,同时兼顾事业和家庭,这当然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但也使许多人没有时间自己做饭,而是买半成品或直接去餐馆,同时,对儿童的照料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问题。不过,我想有个事实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妇女投入事业并不只是出于经济的目的,而是为了全面发展自己,我想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而且我也看不出这个趋势有逆转的可能。

记者 那么,作为一位职业政治家,请问您自己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在婚姻、家庭和事业之间,您是怎样寻求平衡的?

坎贝尔 我们现在都比过去长寿,那么随着寿命的延长,婚姻结束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在北美,每桩婚姻平均可能维持 9 年,而其中可能有很多变故的原因,比如生老病死。就我个人来说,我的职业生涯大部分都在从政,而政治对婚姻的确是一件很严酷的事,这种严酷不论对男女政治家都是一样的。但我想我们也许可以不断从自己的婚姻中得到一些启示,比如我现在的丈夫、也就是我的第三任丈夫,对我的政治生涯就有很大的支持。

记者:您的婚姻曾经经历了很多变故,您先后有三次婚姻,而且前两次婚姻都以失败而告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坎贝尔 人的一生只拥有一次美满的婚姻,当然是所有人的美好理想。但世事难料,在人们的婚姻过程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威胁和挑战,就像一位美国女作家所写的那样:人的一生都要经历青年、中年和老年的婚姻,难得的是在这三个时期经历同一

个婚姻。但有时我想，如果你过的不是普通人的生活，那么婚姻就会承受额外的压力。当你的职业使你成为公众人物，必须成天四处奔走时，你的思想和观念就会发生变化，使得婚姻受到威胁。人们生活的社会化程度越高，他们的婚姻所受到的威胁也就越大。

记者 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认为，您婚姻上的变故与您的政治生涯中的起伏是直接相连的？

坎贝尔：我想这两者之间不能简单地对等。我的第一次婚姻破裂完全是因为个人原因，而第二次婚姻的解体，则是因为我丈夫觉得我的这种身份与名望使他很难面对，给他带来了一些疑问与困惑，而并非他不喜欢我。我的第二任丈夫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律师，我当时也是司法部长，我的这种身份使他对自已的事业和所取得的成就产生了一些怀疑，而我不希望他将自己的成就与妻子的成就作比较，但我们之间并没有怀疑，分手后，他的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我想说，有些事并不是由我来选择的，比如我第二次婚姻的解体，就是由于我丈夫的选择而导致的，这次婚姻中，我处于一种被动状态。

记者 据我所知，中国也有相当多的成功女性遭遇了您在前两次婚姻中所遭遇的情况，丈夫们不愿在妻子事业成功的阴影下生活，您是否认为这是成功女性所必然遭遇的情况，或者说是成功女性不可避免付出的代价？

坎贝尔：我并不认为这种状况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人们总是在不断发展之中的，有时你和配偶是一起发展的，有时两个人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同时我认为这也是不同年代的人的问题。比如我的现任丈夫是一位很出色的音乐家、一位很棒的演员，我相信他将来一定会成为耀眼的明星。他非常支持我的事业，崇拜我的工作，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俩的感情。他 13 岁的时

候，母亲就去世了，所以他非常独立，这也是他这个年龄段的特点。所以他是全面的伙伴，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我合作密切，比如家务，我们之间相互的支持、帮助非常大，我想以后不论谁的名望怎样，都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另外，他比我年轻 21 岁，这也常常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但我深信真挚的感情是可以跨越年龄界限的。

顺便补充一点，我之所以热衷于支持妇女事业，是因为世界上有一半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都在妇女手中，我相信如果不能充分发挥这部分聪明才智和创造性的话，我们就无法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同样，如果夫妻双方中任何一方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也会给他们的婚姻带来压力。有时候，具有讽刺意义的事实是：妻子在家中表现出来霸道的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她们的才能受到了限制，而只能在家中发泄，事实上，如果有适当的条件，能为她们创造和提供发挥其才能的舞台，她们就可能会变得亲切和可爱多了。

记者：请问您当总理的时候，也能兼顾自己的家庭事务吗？

坎贝尔（笑）噢，不，在我当总理的时候，是不用做家务的。因为总理府里有很多的服务人员。如果人们都有机会当总理的话，天底下就不会有人再为做家务而犯愁了。

记者：曾经有报道说有些女政治家，比如撒切尔夫人，有时也会做做饭什么的？

坎贝尔（笑）据我所知，我的朋友撒切尔夫人可能会做几顿早餐，但大概不会正式做饭。再说在她做首相的时候，她的孩子们已经很大了，用不着她亲自来照料。如果要她亲自做的话，我想那可能是因为唐宁街的后勤服务人员没有我们加拿大总理府的好。

记者：冒昧地问您一句，您在经历婚姻失败的时候，是否也像普通人一样会感到痛苦？如果有，您是如何摆脱这种痛苦的？

坎贝尔（沉思片刻）当然，离婚的时候非常痛苦。但是当你别无选择的时候，你就得有勇气承受这种痛苦。人的一生可能有千百种痛苦的理由，或者是家庭里的不幸，或者是事业上的挫折，但大家要在承受痛苦的同时还得生活下去。当人们走近婚姻时都满怀希望，不能实现时则痛苦不堪，但我认为痛苦并不能剥夺我的希望与勇气。至于说避免痛苦，我想可以有一种办法，那就是你没有任何的恋情、亲情、友情，也没有任何喜爱的人和事，甚至不能喜欢猫啊、狗啊的，但是，请问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做到这一点？

记者：您一生没有生育子女，对于这一点，您是否也有感到缺憾的时候？

坎贝尔：有的时候，生育孩子不是自己能决定的，但快乐的方式可以自己决定。我虽然没有生育孩子，但我收养了一个孩子。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的孩子都是大家的孩子，而如果都能这样的话，社会就会更加进步了。所以我觉得没有孩子并不让我失望，世上有的父母虽然有很多孩子，但他们却不能善待孩子。世上也有很多人不想生孩子，但并不等于他们没有爱心。

记者：最后，您能不能谈一下您现在为之服务的国际妇女论坛？

坎贝尔 我们的组织 1982 年成立于美国，成员都是在自己领域里有声望的十分出色的妇女，包括政界、商界、文化艺术界等各行各业，有撒切尔夫人、希拉里女士、玛丽·罗宾逊女士等，我们的目的是想在妇女之间建立一种网络，相互交流发展。很多时候，有声望的杰出妇女在自己的领域里都是孤独的，而让她们与同样有声望的杰出妇女联系起来，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我们十分希望能与中国杰出的女性朋友建立联系，共同探讨合作的可能性。

后记：在坎贝尔几位随行人员的多次催促下，采访被迫结束。记者还有一个问题无暇提出，即：人们走进婚姻的时候都充满着希望，但婚姻毕竟是夫妻双方的事情，您自己的前两次婚姻也未能一帆风顺，请问您对自己的第三次婚姻的信心是如何产生的？如果这次婚姻万一再出现挫折的话，您将如何面对？

虽然坎贝尔未能直接作答，但记者猜想，像她这样杰出的政治家，对任何身在其中的事情（包括自己的婚姻）总是满怀信心的。退一万步说，即使她的婚姻再有波折的话，她也会一如既往地从容以对。当然，我们衷心地祝愿她家庭和美，万事如意。

散文化专访：散文化专访是用散文的自由活泼的形式写的专访。

散文化专访特点是形式自由灵活，文字生动活泼，文学色彩较为强烈。这类专访不同于散文，也不同于特写。虽然散文化，但必须突出一个“专”字和“访”字。下面这篇彭子冈写的《冰心女士访问记》便是其中一例：

到燕京去

很早就知道冰心女士是住在北平西郊燕京大学。当《妇女生活》社托我去访问的时候便预先寄了一封信去，承她答应了。约定了一个时间，虽然信上仍自谦地说她自己是一个不值得访问的人，谈话笨拙。

正碰上一个大风天，坐在燕京校车里，灰沙还不时地从敞开着玻璃窗外飞进来，人都用手蒙了脸，小姐们对镜敷粉抹灰，叫人看得发呆，一个个懊恼的脸在怨恨风偏偏在这放假日子刮起来。

经过了多少刚拔去高粱的田地，沿途碰见了多少由西郊开进城的燕京或清华的校车，以及逛西山的汽车，燕大的堂皇的朱

漆大门露在眼前,走了些路,找到了“南大地”——燕大的教授宿舍,一幢幢的洋房在高坡上筑起,四周是葱郁的树木、碾平了了的石子路旁是枯黄了的草地。

面 晤

在会客室里等候着。

楼上差不多是四间,样式玲珑的红木家具中夹杂着沙发,壁上风景画和古色古香的屏条,微光从白纱窗帘外透进来。

当我正在翻阅着桌上的杂志的时候,两个四五岁的孩子从楼上唱唱笑笑地走下来,彼此相逗着,看到我重又退到楼上去,拖了许多玩具下来,我和他们不通姓名熟识了,由稍大的一个口里知道小的一个是谢先生的孩子,脸上告诉人,他营养很足,一对小亮眼睛不住嘻笑,他四岁。

一位女外国校医出门后,谢先生下楼了,握手,道谦。黑白格的旗袍外罩着褐色短外套,头发如前些年在“女作家专号”上见到的一样,在额上两面盖住鬓角,后面挽着髻髻。记得前年听说谢先生体弱多病,但现在却是很健康;微笑里显着庄重,由文章里读到的“人缘好”,倒是很实在的。

说的是一口北平话,所以谈话上没有什么困难。

读书前后

谈到家。

“我们原籍是福建,可是我只回去过几个月,一直在烟台住着的,父亲在海军部。”我记得这在她的文章里常提到的,也为这个,冰心从幼年起便酷爱着海。谈到时,还欣欣地笑着:“因为过了好几年才有弟弟,所以我总是跟在爷爷身边的。”……

场景式专访 场景式专访,又称戏剧式专访,是以场景为单

位,用蒙太奇手法进行写作的专访。

这种形式的专访,画面感强,场景层次分明,组接也较为富有戏剧性。1987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在周末专访栏发表了一篇李冬声写的专访《陈家林的命运交响曲》,就是此例。其文如下:

片头:

也许你没看过他执导的获奖影片《鸟岛》、《飞来的仙鹤》、《谭嗣同》,但可能你会看到他执导的《末代皇后》,没看过《末代皇后》,你总会看过或知道他导演的电视连续剧《努尔哈赤》吧。

从1979年到现在,陈家林推出七部影片、两部(23集)电视剧,荣获国内外各种电影奖十项。

特写:

上帝赐给陈家林一副‘哥萨克’式的生动的外貌,炯炯有神的双眼,倔强向前的鼻子,挺直、英武的小黑胡,透露着果敢和坚毅的嘴,特别是他那桀骜不驯的卷发和艺术家特有的气质,让人想起贝多芬和《命运交响曲》。

——让我们听听陈家林的命运交响曲吧。

闪回:

1955年。北京。摄影机前。

12岁的陈家林被长影导演严恭选中主演影片《罗小林的决心》。“罗小林”正在严恭导演点拨下“调皮”。

1956年。北京。

少先队员陈家林幸福地站在毛主席和印尼总统苏加诺中间。美少年陈家林是被选出来在毛主席欢迎访华的苏加诺时给伟人献花的。

1961年。陈家林的家。一纸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录取通知书送到陈家林的手中。全国只招收12名啊!陈家林激动

万分。

1969 年。长影大剧场。

陈家林蓬头垢面站在台上被千人大会批斗。陈家林毕业来到长影要大展艺术才华，可被打成了反革命。他的心碎了！

1979 年。青海高原。

被落实了政策的陈家林在执导《鸟岛》。他的心复苏了！

1979 年。长影大剧场。

陈家林站在台上领奖。《鸟岛》荣获科教片政府奖。场下掌声雷鸣。陈家林流泪了。他想起十年前……

几个组接镜头：

《鸟岛》成功，人们开始认识陈家林。于是，厂里破例让科教片导演陈家林执导故事片《海湾的枪声》。于是，他一发不可收，先后执导了——

《飞来的仙鹤》；

《十三号地区》；

《鞑靼司》；

《末代皇后》；

《女兵圆舞曲》；

《努尔哈赤》（十六集电视剧）。

1987 年大年三十。陈家林家。

陈家林的妻子和女儿星星、儿子珂珂在盼望陈家林归来。直到千家万户吃团圆饭时，陈家林才从北京风尘仆仆地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家。这几年，他一部接一部拍片，实在太累了。女儿和儿子给父亲捶着有些浮肿的腿，陈家林很快睡着了。

温暖的家是陈家林躯体和灵魂的栖息地。他最大的乐趣是给孩子购买水果、食品。陈家林要‘弥补’心中的情感。

陈家林家里养着一只雪白的波斯猫，一只蓝眼睛，一只黄眼睛。那是陈家林怕妻子寂寞，特意送给妻的爱物。

《荒唐王爷》(七集电视剧)又在呼唤陈家林。1987 年春节刚过,陈家林又挂帅出征了。半年之后,陈家林又马不停蹄地奔赴等待他执导的《袁崇焕》(七集电视剧)外景地。

不是尾声的尾声:

今年,省里组织有突出贡献的艺术家去游览长白山,通知陈家林去。可摄制组离不开他。去泰国访问的机会,他也放弃了。他扼杀了自己的兴趣、爱好,他牺牲了自己的天伦之乐。他像刹不住车的印刷机一样,不停地旋转,在影坛上纵横驰骋,不停地推出一个个银幕世界。

他太累了。有时,他真想歇一歇,喘口气。可一遇到好剧本,他便又热血澎湃了。这不,《袁崇焕》刚刚投入拍摄,王云缙便从北京飞来请他去导自己的力作。《黄金贵族》的作者张凤武给他寄来样书,说只有他才能塑造好书中成吉思汗的形象。长影厂里计划拍摄的历史巨片《秦皇父子》、《青铜巨人》也在向他招手,《赤壁大战》在撩拨他的心弦,《赫尔呼突人》又使他激动不已,还有项羽、武则天……于是,他萌生一个念头:每一个朝代拍一部雅俗共赏的历史巨片,再把它们串起来,形成一部史诗般的宏篇巨制系列片,在银幕上向后人展示中国光辉灿烂的历史。

陈家林正当人生、艺术的鼎盛时期。他的宏大计划正呼唤他走向更高的艺术峰巅。

画外音式专访:画外音式专访,就是用电影画外音的形式,即旁白的形式进行写作的专访。

此类专访一般是被采访者以第一人称出现,讲述自己的事情,而采访者又不打断被采访者的思路,在采访中如实记录,采访者在写作时根据材料,加进自己的问题,或者添加背景材料,或者加进一些适宜的提问,或者加进采访者采访时的感受、联想,或者是采访环境的描述。1987 年 1 月 3 日《科技日报》发